



魏

書

十五



リ 8
1735
139



1735
139

魏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

盧同

張烈

盧同字叔倫范陽涿人盧玄之族孫父輔字顯元本州別駕同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稍遷司空祭酒昌黎太守尋為營州長史仍帶郡入除河南尹丞遷太尉屬會豫州城民白早生反都督中山王英尚書邢巒等討之詔同為軍司事平除冀州鎮東府長史遭父憂解任後除司空諮議參軍兼司馬為營構東宮都將延昌中秦州民反詔同兼通直常侍持節慰諭之多所降下還轉尚書右丞進號輔國將軍以父諱不拜改授龍驤熙平初轉左丞加征虜將軍時相州刺史奚康生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八日
由山田同八郎君
所購以贈

新金圖書

聖山世鳳
氏閣南崗

徵民歲調皆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編同乃舉按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之罪兼褒同在公之績肅宗世朝政稍衰人多竊冒軍功同閱吏部勲書因加檢覆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同乃表言竊見吏部勲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按竝復乖舛臣聊爾揀練已得三百餘人明知隱而未露者動有千數愚謂罪雖恩免猶須刊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勲簿對勾奏按若名級相應者卽於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按對掌進則防揩洗之僞退則無改易之理後前以來勲書上省唯列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爲苟且今請征職白民具列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別錄歷階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

將都督竝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黃素朱印關付吏部頃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換勲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簿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叙階之後各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中別作抄自印記一如尚書郎中自掌遞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姦罔詔從之同又奏曰臣頃奏以黃素爲勲具注官名戶屬及吏部換勲之法事目三條已蒙旨許臣伏思黃素勲簿政可麤止姦僞然在軍虛詐猶未可盡請自今在軍閱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按處處記之斬首成一階已上卽令給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臺統軍位號勲人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已上亦具書於券各畫一行當行豎裂其券前

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陳某官某勲印記爲驗一支付勲人一
支付行臺記至京卽送門下別函守錄又自遷都以來戎車屢捷
所以征勲轉多叙不可盡者良由歲久生姦積年長僞巧吏階緣
偷增遂甚請自今爲始諸有勲簿已經奏賞者卽廣下遠近云某
處勲判咸令知聞立格酬叙以三年爲斷其職人及出身限內悉
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授庶使酬勤者速申立功者勸事不
經久僥倖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在此限又勲簿之法征
還之日卽應申送項來行臺督將至京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勲
書姦僞之原實自由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勲簿不聽隔月
詔復依行元乂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熙
敗以同爲持節兼黃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平東將軍
正黃門營明堂副將尋加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同善

事在位爲乂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乂旨論者非之又給
同羽林二十人以自防衛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
始爲都水使者同啟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論者
稱之營州城民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黃門如故持節使營
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頻遣使人皆爲賊害乃遣賊家口三十
人并免家奴爲良齋書諭德興德興乃降安輯其民而還德興復
反詔同以本將軍爲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
信勒衆而往爲德興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反政以同乂黨除名
孝昌三年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兼左丞爲齊竟二州行臺節度大
都督李叔仁闕莊帝踐祚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同
前慰勞德興之功封章武縣開國伯邑四百戶正除七兵尋轉殿
中加征南將軍普泰初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

久病彊牽從務啟乞儀同初同之爲黃門也與前廢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爲人素相欵託廢帝以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餘官如故永熙初薨年五十六贈侍中都督冀滄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開國伯如故賜帛四百匹謚曰孝穆三年復加贈尚書右僕射有四子

長子斐武定中文襄王大將軍府掾

斐弟筠青州治中

同兄靜太常丞

靜子景裕在儒林傳

張烈字徽仙清河東武城人也高祖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爲字焉高祖憐爲慕容雋尚書右僕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渡因居齊郡之臨淄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

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號曰三徽高祖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除尚書儀曹郎彭城王功曹史太子步兵校尉蕭寶卷將陳顯達治兵漢南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荆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高祖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高祖曰此郡今當必爭之地須得堪濟之才何容汎舉也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何如彭城王勰稱贊之遂勅除陵江將軍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寶卷將崔慧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高祖親勞烈曰卿定可遂能不負所寄烈拜謝曰若不值鑿與親駕臣將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皆不負陛下高祖善其對世宗卽位追錄先勲封清河縣開國子邑二百戶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值凶儉烈爲粥以食

饑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肅宗初除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又轉征虜將軍司空長史先是元父江陽王繼曾爲青州刺史及父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除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尋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後靈太后反政以烈父黨出爲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于時議者以烈家產畜殖僮客甚多慮其怨望不宜出爲本州改授安北將軍瀛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更滿還朝因辭老還鄉里兄弟同居怡怡然爲親類所慕元象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七烈先爲家誠千餘言并自叙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誠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質博學多才藝解褐奉朝請員外郎龍驤將軍諫議大夫未襲爵興和中卒於家質弟登州主簿

烈弟僧皓字山客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熙平初徵爲諫議大夫正光五年以國子博士徵之孝昌二年徵爲散騎侍郎並不赴世號爲徵君焉好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亦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皓尤好蒲奕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前廢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敗死於獄籍沒家產出帝初訴復業

子軌州主簿

史臣曰盧同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張烈早標名輩氣尚見知趨捨深沈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

魏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終

魏書卷七十六

魏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

魏書卷七十七

宋翻

辛雄

羊深

楊機

高崇

宋翻字飛鳥廣平列人也吏部尚書并族弟少有操尚世人以剛斷許之世宗初起家奉朝請本州治中廣平王郎中令尋拜河陰令翻弟道璵先為冀州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愉反逼道璵為官翻與弟世景俱囚廷尉道璵後棄愉歸罪京師猶坐身死翻世景除名久之拜翻治書侍御史洛陽令中散大夫相州大中正猶

領治書又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時蕭衍遣將先據荆山規將寇竊屬壽春淪陷賊遂乘勢徑趨項城翻遣將成僧達潛軍討襲頻戰破之自是州境怙然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撫軍將軍河南尹初翻爲河陰令順陽公王家奴爲劫攝而不送翻將兵圍王宅執主婿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柳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爲縣王吏請焚之翻曰且置南墻下以待豪家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命取尾青以鎮之旣免入訴於世宗世宗大怒敕河南尹推治其罪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兇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及爲洛陽迄於爲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名大致減損永安三年卒於位贈侍中衛將軍相州刺史出帝初重

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謚曰貞烈
子思遠卒於司空從事中郎

翻弟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平西將軍太中大夫

子世軌齊文襄王大將軍府祭酒

毓弟世景在良吏傳

世景弟叔集亦有學行征東裴衍之討葛榮也表爲員外散騎侍郎引同戎役及衍敗同時遇害

叔集弟道瓊少而敏雋世宗初以才學被召與祕書丞孫惠蔚與校羣書考正同異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臨死作詩及挽歌詞寄之親朋以見怨痛道瓊又曾贈著作佐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道瓊旣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無子兄毓以第三子子叔繼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父暢字幼達大將軍諮議參軍汝南鄉郡二郡太守太和中本郡中正雄有孝性頗涉書史好刑名廉謹雅素不妄交友喜怒不形於色釋褐奉朝請父於郡遇患雄自免歸晨夜扶抱及父喪居憂殆不可識爲世所稱正始初除給事中十年不遷職乃以病免清河王懌爲司空辟戶曹參軍攝田曹事懌遷司徒仍隨授戶曹參軍並當煩劇諍訟填委雄用心平直加以開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懌重之每謂人曰必也無訟乎辛雄其有焉由是名顯懌遷太尉又爲記室參軍神龜中除尚書駕部郎中轉三公郎其年沙汰郎官惟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更授李琰等先是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復欲與棺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爲民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謇諍之性簡自帝心鷹鷂之志形於

在昔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至若茹皓昇輦匡斥宜下之言高肇當政匡陳擅權之表剛毅忠款羣臣莫及骨鯁之跡朝野共知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況其二元列由緒與罪按不同也脫終貶黜不在朝廷恐杜忠臣之口塞諫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違鹽梅之相濟祈奚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匡不免其身實可嗟惜未幾匡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謂左僕射蕭寶寅曰至如辛郎中才用省中諸人莫出其右寶寅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滌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爲獄成悉不斷理詔令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

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
賞善罰惡殷勤隱恤者也仰尋周公不減流言之愆俯惟釋之不
加驚馬之辟所以小大用情貴在得所失之千里差在毫釐雄以
執案牘數見疑訟職掌三千願言者六一曰御史所糾有注其逃
走者及其出訴或爲公使本曹給過所有指如不推檢文案灼然
者雪之二曰御史赦前注獲見贓不辨行昧主名檢無賂以置直
之主宜應洗復三曰經拷不引傍無三證比以獄案旣成因卽除
削或有據令奏復者與奪不同未獲爲通例又須定何如得爲證
人若必須三人對見受財然後成證則於理太寬若傳聞卽爲證
則於理太急令請以行昧後三人俱見物及證狀顯著準以爲驗
四曰赦前斷事或引律乖錯使除復失衷雖案成經赦宜追從律
五曰經赦除名之後或邀駕訴枉被旨重究或訴省稱寬爲奏更

檢事付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謂不得異於常格依
前案爲定若不合拷究已復之流請不追奪六曰或受辭下檢反
覆使鞫獄證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按忽逢恩赦若從證占而
雪則違正格如除其名罪濫潔士以爲罪須案成雪以占定若拷
未畢格及要證一人不集者不得爲占定古人雖患察獄之不精
未聞知寬而不理今之所陳實士師之深疑朝夕之急務願垂察
焉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
之名甚盛又爲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
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
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士之謂以爲宜聽祿養不約其年書奏肅
宗納之以母憂去任卒哭右僕射元欽奏雄起復爲郎俄兼司州
別駕加前軍將軍孝昌元年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城南叛蕭衍遣

蕭綜來據彭城時遣大都督安豐王延明督臨淮王或討之磐柝不進乃詔雄副太常少卿元晦爲使給齊庫刀持節乘驛催軍有違卽令斬決肅宗謂雄曰誨朕家諸子標以親懿籌策機計仗卿取勝耳到軍勒令竝進徐州綜送降款冀州刺史侯剛啟爲長史肅宗以雄長於世務惜不許之更除司空長史於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爲佐莫能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肅宗欲親討以荊州爲先詔雄爲行臺左丞與前軍臨淮王或東趨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颺路衍稽留未進或師已次汝濱北溝求救或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衆已集蠻左唐突撓亂近畿梁汝之間民不安業若不時撲滅更爲深害王秉麾圖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專裁所謂臣率義而行不待命者也或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駕將親

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或軍令速赴擊賊聞之果自走散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王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塲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師衆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

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既庸弱忝當戎使職司所見輒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會右丞闕肅宗詔僕射城陽王徽舉人徽遙舉雄仍除輔國將軍尚書右丞尋轉吏部郎中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郎中如故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於安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既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之異禮採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每念聿修官人有道萬里清謐陛下劬勞日昊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暫憇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未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劇易各到授官執按之吏以差次日

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其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相將爲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寡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僞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竝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各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

枉屈可申彊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恤於逆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整留天心校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尅復略觀今古風俗遷訛罔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典欲以靜民便恐無日書奏會肅宗崩初蕭寶夤在雍州起逆城人侯衆德等討逐之多蒙爵賞武泰中詔雄兼尚書爲關西賞勳大使未行之間會介朱榮入洛及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莊帝欲以雄爲尚書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分莊帝曰寧失亡而用之不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加安南將軍元顥入洛也北中郎將楊保從駕北出莊帝以保爲度支尚書及乘輿反洛復召雄上雄面辭曰臣不能死事俛眉從賊乃是朝廷罪人縱

陛下不賜誅罰而北來尚書勳高義重臣宜避賢路莊帝曰卿且還本司朕當別有處分遂解保尚書未幾詔雄以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通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民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耆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旣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表其門閭仍啟曰臣聞王者愛民之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曰樂之六曰喜之使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之也吏靜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王功超往代敷春風而鼓俗旌至德以調民生之養之正當茲日悅近來遠亦是今時臣旣忝將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所宜行若

不除煩收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驛虛號王人往還有費於郵亭皇恩無逮於民俗謹率愚管敢以陳聞乞垂覽許莊帝從之因詔民年七十者授縣八十者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三年遷鎮南將軍都官尚書行河南尹普泰時爲鎮軍將軍殿中尚書又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秦州大中正太昌中又除殿中尚書兼吏部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尚書永熙二年三月又兼吏部尚書於時近習專恣請託不已雄懼其讒慝不能確然守正論者頗譏之出帝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獻武王至洛於永寧寺集朝士責讓雄及尚書崔孝芬劉欽楊機等曰爲臣奉主扶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則耽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諸人默然不能對雄對曰當王上信狎近臣雄等不與謀議及乘輿西邁若卽奔隨便恐

跡同佞黨留待大王便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如此不能自委溝壑實爲慙負王復責曰卿等備位納言當以身報國不能盡忠依附諂佞未聞卿等諫諍一言使國家之事忽至於此罪欲何歸也乃誅之時年五十沒其家口二子士璨士貞逃入關中

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史溫良雅正初爲兗州安東府主簿與祕書丞同郡李伯尚有舊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逆逃竄投纂事覺坐免官積十餘年除奉朝請稍轉太尉騎兵參軍每爲府主清河王曄所賞及欲定考曄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爲上第轉越騎校尉尚書令李崇北伐蠕蠕引爲錄事參軍臨淮王或北征以纂隨崇有稱啟爲長史及廣陽王淵北伐又引爲長史尋拜諫議大夫雅爲或所稱歎屢在朝廷薦舉之蕭衍遣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持節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率衆赴接至便破之義宗等以其

勁速不敢復進於時海內多虞京師更無繼援惟以二千餘兵捍
禦疆場又詔爲荊州軍司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纂善撫將士
人多用命賊甚憚之會肅宗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祕凶問纂曰安
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尋
爲義宗所圍相率固守莊帝卽位除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兼
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擒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
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建此功也入朝言於莊帝稱纂固節危
城宜蒙爵賞以勸將來帝乃下詔慰勉之尋除持節平東將軍中
郎將賜絹五十匹金裝刀一口永安二年元顥乘勝卒至城下介
朱世隆狼狽退還城內空虛遂爲顥擒及莊帝還宮纂謝不守之
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巡東軍不守豈卿之過還鎮虎牢俄轉中軍
將軍滎陽太守民有姜洛生庚乞得者舊是太守鄭仲明左右豪

猾偷竊境內爲患纂伺捕擒獲梟於郡市百姓忻然加鎮東將軍
太昌中除左光祿大夫纂僑寓洛陽乃爲河南邑中正永熙三年
除使持節河內太守齊獻武王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王曰纂
受詔於此本有禦防大王忠貞王室扶獎顥危纂敢不匍匐王曰
吾志去姦佞以康國道河內此言深得王臣之節因命前侍中司
馬子如曰吾行途疲弊宜代吾執河內手也便入洛九月行西荆
州事兼尚書南道行臺尋正刺史時蠻酋樊五能破析陽郡應宇
文黑獺纂議欲出軍討之纂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析陽四面無民
唯一城之地耳山路深險表裏羣蠻今若少遣軍則力不能制賊
多遣則滅徹防衛根本虛弱脫不如意便大挫威各人情一去州
城難保纂曰豈得縱賊不討令其爲患日深廣曰今日之事唯須
萬全且慮在心腹何暇疥癬聞臺軍已破洪威討不久應至公但

約勒屬城使各修完壘壁善撫百姓以待救兵雖失析陽如棄雞
肋纂曰卿言自是一途我意以爲不爾遂遣兵攻之不尅而敗諸
將因亡不返城人又密招西賊黑獺遣都督獨孤如願率軍潛至
突入州城遂至廳閣纂左右惟五六人短兵接戰爲賊所擒遂害
之贈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定
州刺史

子子炎武定中博陵太守

雄從祖曇護以謹厚見稱卒於并州州都

子熾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

雄族祖琛字僧貴父敬宗延興中代郡太守琛少孤曾過友人見
其父母兄弟悉無恙垂涕久之釋褐奉朝請榮陽郡丞太守元麗
性頗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閣曰勿使丞入也高祖南征

麗從與駕詔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爲伏波將軍濟州
輔國府長史轉奉車都尉出爲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多事
產業琛每諍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竝不問後加龍驤將軍帶南
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
人耳琛對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
有慚色卒於官琛寬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愠不形於色當官奉
法在所有稱

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爲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錄勲書時崇
猶爲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值其父今復逢其子早卒
悠弟俊字叔義有文才東益州征虜府外兵參軍府主魏子建爲
山南行臺以爲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於榮陽爲人劫害贈征虜
將軍東秦州刺史

俊弟術武定末散騎常侍

術弟休字季令

休弟修字季緒俱有學尚亦早卒時人傷惜之

琛族子珍之少有氣力太尉鎧曹行參軍稍遷中堅將軍司徒錄事參軍廣州大中正丁憂去任尋起爲汝北太守永安中司空諮議參軍通直常侍永熙中襄城太守天平初洛州以南人情駭懼敕爲大使持節慰諭廣洛二州三年除征東將軍行陽平郡事郡民路黑奴起進攻郡爲黑奴所執諸賊勸殺之黑奴曰成敗未可知何爲先殺太守也乃將珍之自隨待遇以禮右衛將軍郭瓊討平黑奴乃得免興和中爲衛將軍司徒司馬武定三年除驃騎將軍北海太守還爲儀同開府長史兼光祿少卿未幾詔珍之持節爲廣洛北荆揚雍襄六州慰勞大使北荆鎮城行廣州事招納有

稱齊文襄王遣書慰勉賜以衣帛尋敕行平州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恭

子懿武定末開府鎧曹參軍

羊深字文淵太山平陽人梁州刺史祉第二子也早有風尚學涉經史好文章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雋同志相友自司空府記室參軍轉輕車將軍尚書騎兵郎尋轉駕部加右軍將軍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肅宗行釋奠之禮講孝經儕輩之中獨蒙引聽時論美之正光末北地人車金雀等帥羌胡反叛高平賊宿勤明達寇幽夏諸州北海王顥爲都督行臺討之以深爲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行臺左丞軍司仍領郎中顥敗還京頃之遷尚書左丞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蕭寶夤反攻圍華州王平薛鳳賢等聚衆

作逆敕深兼給事黃門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稚共會潼關規
模進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靈太后嘗幸邙山集僧尼齋會公卿
盡在座會事將終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深謝曰臣蒙國厚恩
世荷榮遇寇難未平是臣憂責而隆私忽被犬馬知婦太后顧謂
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舉坐傾心孝昌末徐方多事以深爲東道
慰勞使卽爲二徐行臺莊帝踐祚除安東將軍太府卿又爲二寇
行臺深處分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譽初朱榮殺害朝士深第
七弟保爲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鄉人外託蕭衍深在彭城忽得
保書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保使人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曰
羊保作逆霧起瑕丘擁集不逞扇擾疆場傾宗之禍保乃自貽累
世之節一朝毀汗羊深血誠奉國秉操罔貳聞弟猖勃自劾請罪
此之丹款實戢于懷且叔向復位春秋稱美深之慷慨氣同古人

忠烈遠彰赤心已著可令還朝面受委敕乃歸京師除名久之除
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深兼黃門郎顥平免官後
拜大鴻臚卿普泰初遷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監起居注
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員委積前廢帝敕深與常侍盧道虔元
晏元法壽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尋兼侍中廢帝甚
親待之是時膠序廢替名教陵遲深乃上疏曰臣聞崇禮建學列
代之所修尊經重道百王所不易是以均塾洞啟昭明之頌載揚
膠序大闢都穆之詠斯顯伏惟大魏乘乾統物欽若奉時模唐軌
虞率由前訓重以高祖繼聖垂衣儒風載蔚得才之盛如彼薪楮
固以追隆周而竝驅駕炎漢而獨邁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能掄
揚盛烈聿修厥美自茲已降世極道消風猷稍遠澆薄方競退讓
寂寥馳競靡節進必吏能升非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

專經天才甘心于陋巷然治之爲本所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
檢三代兩漢異世間出或釋褐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渚徑升
公相事炳丹青義在往策彼哉往乎不可勝紀竊以今之所用弗
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徵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
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猶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積習之不可
者其所由來漸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學校國風以譏將
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菁莪育才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
將十載干戈日陳俎豆斯闕四海荒涼民物凋弊名教頓虧風流
殆盡世之陵夷可爲歎息陛下中興纂曆理運惟新方隅稍康實
惟文德但禮賢崇讓之科公世未備還淳反樸之化起言斯繆夫
先黃老而退六經史遷終其成蠹貴玄虛而賤儒術應氏所以亢
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在戎尚修學校宣尼確論造次必

儒臣愚以爲宜重修國學廣延胄子使函丈之教日聞釋奠之禮
不闕并詔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典苟經明行修
宜擢以不次抑斗筭喋喋之才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鴻生以光
顧問繫維奇異共精得失使區寰之內競務仁義之風荒散之餘
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臣誠闇短敢慕前訓用稽古義上塵聽
覽伏願陛下垂就日之監齊非烟之化儻以臣言可採乞特施行
廢帝善之出帝初拜中書令頃之轉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永
熙三年六月以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出帝入關深與樊子
鵠等同逆於兗州子鵠署深爲齊州刺史於太山博縣商王村結
壘招引山齊之民天平二年正月大軍討破之於陳斬深
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閣祭酒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祖伏恩郡功曹赫連屈丐時將家奔洛陽

因以家焉機少有志節爲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並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臥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故前代有坐嘯之人主諾之守吾旣委得其才何爲不可由是聲名更著解褐奉朝請於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爲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遷給事中伏波將軍廷尉評延昌中行河陰縣事機當官正色不避權勢明達政事斷獄以情甚有聲譽平東將軍荊州刺史楊大眼啟爲其府長史熙平中爲涇州平西府長史尋授河陰令轉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希有干犯凡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事理世咸異之遷鎮軍將軍司州治中轉別駕荊州蠻叛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討之還除中散大夫復爲別駕州牧高陽王雍事多委機出除清河內史轉左將軍河

北太守並有能名建義初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廷尉卿又除安南將軍司州別駕未幾行河南尹轉廷尉卿徙衛尉卿出除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永熙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尋除度支尚書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已爲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等並誅年五十九子毗羅解褐開府參軍事卒於鎮遠將軍

機兄順字元信梁郡太守

順子僧靜武定中太中大夫

機兄子虬少有公幹頗爲司州記室戶曹從事早卒

高崇字積善渤海蓆人四世祖撫晉永嘉中與兄顧避難奔於高麗父潛顯祖初歸國賜爵開陽男居遼東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爲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尉加寧遠將軍卒崇少聰敏以端謹

見稱徵爲中散稍遷尚書三公郎家資富厚僮僕千餘而崇志尚
儉素車馬器服充事而已自修潔與物無競初崇舅氏坐事誅公
主痛本生絕胤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沮渠景明中啟復本姓襲
爵遷領軍長史伏波將軍洛陽令爲政清斷吏民畏其威風每有
發擿不避疆禦縣內肅然朝廷方有遷授會病卒年三十七贈漁
陽太守永安二年復贈征虜將軍滄州刺史謚曰成初崇謂友人
曰仲尼四科德行爲首人能立身約已不忘典訓斯亦足矣故吾
諸子闕

子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李有孝聞李亦有撫育過於已生人莫能
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及長屏絕人事專意經史天文
算曆圖緯之書多所該涉日誦數千言好文章留意老易襲爵釋
褐奉朝請加宣威將軍轉奉車都尉廷尉丞正光中尚書左丞元

孚慰勞蠕蠕反被拘留及蠕蠕大掠而還置孚歸國事下廷尉卿
及監以下謂孚無坐惟謙之以孚辱命以流罪尚書同卿執詔
可謙之奏孝昌初行河陰縣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
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
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
相見欣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按問具伏盜馬徒黨悉獲并出前後
盜竊之處資貨甚多遠年失物之家各來得其本物具以狀奏尋
詔除寧遠將軍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治體多爲故事弟道穆
爲御史在公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二
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
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
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

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爲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新舊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詔曰此啟深會朕意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曰臣聞夏德中微少康成克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則知國無常安世無恒弊唯明主所以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自正光以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軍費戎資委輸不絕至如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槩刺斬首又蒙階級故四方壯士願征者多各各爲已公私兩利若使軍帥必得其人賞勲不失其實則何賊不平何征不捷也諸守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別倩他人引弓格虛受征官身不赴陳惟遣

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曾不彎弓則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誡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爲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肯申聞蔽上擁下虧風壞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義況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民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民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安業無幾故有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韻知音改弦更張駢駢未調善御執轡成組諺云迷而知反得道不遠此言雖小可以諭大陛下一日萬機事難周覽元凱結舌莫肯明言臣雖庸

短世受榮祿竊慕前賢匪躬之義不避斧鉞之誅以希一言之益
伏願少垂覽察略加推採使朝章重舉軍威更振海內起惟新之
歌天下見復禹之績則臣奏之後笑入下泉靈太后得其疏以責
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啟太后云謙之有學藝宜在國
學以訓胄子詔從之除國子博士謙之與表翻常景酈道元溫子
昇之徒咸申欵舊好於瞻恤言諾無虧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
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
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謙之乃修涼書十卷行
於世涼國盛事佛道爲論貶之因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士
競以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曆多未
盡善乃更改元修撰爲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議者歎其多能於
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爲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

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爲周
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
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爲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
三銖至元狩中變爲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
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
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
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
政爲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
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旣盈民無困弊可
以寧謐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豐外事四戎遂
虛國用於是艸萊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說廟堂市列權酒
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旣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

關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竝行大小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民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惟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穆公之言於斯驗矣臣雖術愧計然識非心筭暫充錢官頗覩其理苟有所益不得不言脫以爲疑求下公卿博議如謂爲允卽乞施行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爲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

大相挫辱其家恒以爲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爲靈太后深所寵任直謙之家僮訴良神軌左右之人諷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神軌乃啟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時年四十二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錄永安中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謚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寃屈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教勸諸子從師受業常誡之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各修勤勿替先業

謙之長子子儒字孝禮元顥入洛其叔道穆從駕北巡子儒後踰河至行宮莊帝見之具訪洛中事意子儒備陳元顥敗在旦夕帝謂道穆曰卿初來日何故不與子儒俱行對曰臣家百口在洛湏其經營且欲其今日之來知京師後事帝曰子儒非直合卿本懷亦大慰朕意仍授祕書郎轉通直郎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司

徒中兵參軍兼祭酒襲爵興和初除兼殿中侍御史時四方多有流民子儒爲梁州北豫西兗三州檢戶使所獲甚多後以公事去官武定六年卒時年四十一

子儒弟緒字叔宗明悟好學謙之常謂人曰興吾門者當是此兒及長涉獵書傳好文詠司空行參軍轉長流參軍除鎮遠將軍冀州儀同府中兵參軍爲府主封隆之所賞隆之行梁州濟州引自隨恒令總攝數郡武定三年卒年三十二

緒弟孝貞武定中司徒士曹參軍

孝貞弟孝幹司空東閣祭酒

謙之弟恭之字道穆行字於世學涉經史非名流儁士不與交結幼孤事兄如父母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者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

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於匡曰道穆生自蓬簷長於陋巷願獵羣書無絕碩之德尚好章詠之彫揆之工雖欲廁影髦徒班名俊伍其可得哉然凝明獨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無藉朽株之資求人屠鈞之下不牽閭投之誚取士商歌之中是以聞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低徊者天下皆是也若得身隸繡衣各充直指雖謝周生騎上之敏實有茅氏就鑊之心匡大喜曰吾久知其人適欲召之遂引爲御史其所糾擿不避權豪臺中事物多爲匡所顧問道穆曾進說於匡曰古人有言罰一人當取千萬人懼豺狼當道不問狐狸明公荷國重寄宜使天下知法匡深然之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卽尚書令崇之子貴盛一時多有非法逼買民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爲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并發其贓貨具以表聞又尒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

榮甚憚之還除奉朝請俄除太尉鑿曹參軍蕭寶寅西征以道穆
爲行臺郎中軍機之事多以委之大都督崔延伯敗後賊勢轉彊
屢請益兵朝廷不許寶寅謂道穆曰非卿一行兵無益理遂令乘
傳赴洛靈太后親問賊勢道穆具以狀對太后怒曰比來使人皆
言賊弱卿何獨云其彊也道穆曰前使不實者當是冀陛下恩顏
望霑爵賞臣既忝使人不敢虛妄願令近臣親檢足知虛實事訖
當反遇病不行後屬兄謙之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於莊帝帝時
爲侍中特相欽重引居第中深相保護俄而帝以兄事見出道穆
懼禍乃攜家趣濟陰變易姓名往來於東平畢氏以避時難莊帝
卽位徵爲尚書三公郎中加寧朔將軍尋兼吏部郎中與薛曇尚
書使晉陽授介朱榮職賜爵龍城侯九月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
人遭母憂去職帝令中書舍人溫子昇就宅弔慰詔攝本任表辭

不許三年加前軍將軍及元顥逼虎牢城或勸帝赴關西者帝以
問道穆道穆對曰關中今日殘荒何由可往臣謂元顥兵衆不多
乘虛深入者由國家將帥征提不得其人耳陛下若親率宿衛高
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股肱之力破顥孤軍必不疑矣如恐
成敗難測非萬乘所履便宜車駕北渡循河東下徵大將軍天穆
合於滎陽向虎牢別徵介朱王軍令赴河內以犄角之旬月之間
何往不剋臣竊謂萬全之計不過於此帝曰高舍人語是其夜到
河內郡北未有城守可依帝命道穆秉燭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
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除中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安喜縣開
國公食邑千戶於時介朱榮欲回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元顥以蕞
爾輕兵奄據京洛使乘輿飄露人神恨憤王憂臣辱良在於今大
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自可分兵河畔縛筏造船處處

遣渡徑擒羣賊復主宮闕此桓夫之舉也且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今若還師令顯重完守具徵兵天下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
深然之曰楊黃門儼已陳此計當更議決耳及莊帝反政因宴次
謂余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黃門計則社稷不安可爲朕勸其酒令
醉榮對曰臣本北征蠕蠕高黃門與臣作監軍臨事能決實可任
用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兼御史中尉尋卽真仍兼黃門道
穆外秉直繩內參機密凡是益國利民之事必以奏聞諫諍極言
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
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四十人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四民
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私鑄薄濫官司糾繩
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
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僱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

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
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
分錢小故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
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
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
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
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儼計鑄永安五銖錢僕射余
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卽彈糾帝姊壽陽公
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
爲恨泣以訴帝帝謂公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
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爲愧
道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

章以此負陛下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敕監儀注又詔曰祕書圖籍所在內典字書又加繕寫細素委積蓋有年載出內繁蕪多致零落可令御史中尉兼給事黃門侍郎道穆惣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道穆又上疏曰臣聞舜命臯陶姦宄是託禹泣辜人堯心爲念所以舉直錯枉事切曩賢明德慎罰議存先典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所謂禮樂互興不相沿襲者矣臣以無庸忝當今任所思報效未忘寢興但識謝知今業慙稽古未能進一言以利國說一策以興邦索米長安豈不知愧至於職司其憂猶望僂俛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爲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爲實無罪不能自雪者

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所以夙夜爲憂思有悛革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秩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爲之御史若出糾劾卽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按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爲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迭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按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可息叢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直及朱榮之死也帝召道穆付赦書令宣於外因謂之曰自今日後當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爲御史故有此詔及朱世隆等率其部類戰於大

夏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贊成大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於
是北遁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
臺又除車騎將軍餘官如故時雖外託征蠻而帝恐北軍不利欲
為南巡之計未發會朱兆入洛道穆慮禍及已託病去官世隆
以道穆忠於前朝遂害之時年四十二太昌中贈使持節都督雍

秦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士鏡襲爵為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擁入關

道穆弟謹之繼沮渠氏後卒於滄州平東府主簿年三十五贈通
直郎無子

謹之弟慎之字道密好學有諸兄風年二十三卒無子以兄謙之
第二子緒繼焉

史臣曰宋翻剛鯁自立猛而斷務辛雄以吏能歷職任智效官羊

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紀楊機清斷在公高崇明濟為用謙之兄
弟咸政事之敏飾學有聞列于朝廷豈徒然也深失之晚節至于
顛覆惜乎

魏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終

西州中書
氏國府

魏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西州中書
氏國府

孫紹

張普惠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世仕慕容氏祖志入國卒於濟陽太守父協
字文和上黨太守紹少好學通涉經史頗有文才陰陽術數多所
貫涉初為校書郎稍遷給事中自長兼羽林監為門下錄事朝廷
大事好言得失遂為世知曾著釋典論雖不具美時有可存與常
景等共修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
和雖寡必盛治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
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應天明命兆啟無窮畢世後仁祚
隆七百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

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
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
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
而忽居安之辰故應危懼矣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
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
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
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
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在人間或亡命
山藪漁獵為命或投仗疆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
留之徒避寒歸暖兼職人子弟隨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
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百工爭棄
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

校今疆敵窺時邊黎伺隙內民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
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道之
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以須文質以
換情權不可恒隨沆隆以收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沆隆獲衷權
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
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
之為體即帝王之身也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
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乃是有為之
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
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太用古制若全依古高祖之法
復須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
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

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未幾出除濟陰太守還歷司徒功曹叅軍步兵長水校尉正光初兼中書侍郎使高麗還爲鎮遠將軍右軍將軍久之爲徐兗和糴使還朝大陳軍國利害不報紹又表曰臣聞文質互用治道以之緝熙沆隆得時人物以之通濟故能事恢三靈仁洽九服伏惟陛下應靈踐阼冲明照物宰輔忠純伊霍均美旣致昇平之基應成無爲之業而漠北叛命隴右構逆中州驚擾庶民竊議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臣雖愚短具鑿始末徃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政亂故臣昔於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心態高祖垂納文應可尋延昌正光奏疏頻上王者收錄不蒙報問卽日事勢乃至於此盡微臣豫陳之驗今東南有竊號之豎西北有逆命之寇豈得

怨天實尤人矣臣今不憂荒外正慮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若仍持疑變亂尋作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國四世欣戚是同但職在冗散不關樞密寧濟之計欲陳無所可謂經緯甚多無機可織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躡足之急臣備肉食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採察若得言叅執事獻可替否寇逆獲除社稷稱慶雖死如生犬馬情畢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紹兄世元早卒世元善彈箏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世以此尚之除驍騎將軍使吐谷渾還爲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節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

卿猶享富貴雄甚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建義初除衛尉少卿將軍如故轉金紫光祿大夫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叅議正光壬子曆賜爵新昌子太昌初遷左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二年卒時年六十九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曰宣子伯元襲齊受禪例降

伯元弟叔利右將軍太中大夫

紹從父弟瑜濟州長史

瑜弟彞字鳳倫太和中舉秀才稍遷步兵校尉卒於武邑太守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

子伯融出繼瑜後武定末

闕

太守

伯融嫡弟子寬開府田曹參軍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父曄為齊州中水縣令隨父之縣受業齊土專心墳典尅厲不息及還鄉里就程玄講習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多所窺覽諸儒稱之太和十九年為主書帶制局監與劉桃符石榮劉道斌同員共直頗為高祖所知轉尚書都令使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為其聲價僕射李冲曾至澄處見普惠言論亦善之世宗初轉積射將軍澄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啟普惠為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節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

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喪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於奠，非禮也。注云：爲其志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猶擇人於射，爲惑。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編禪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鍾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庫府空虛，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爲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宣矍相之令，聲

軒懸建雲鉦，神民忻暢於斯時也。伏惟慈明遠被，萬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唯則，願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讜言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輿人有獻，誦矣。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答曰：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恥教戰，振古常軌。今雖非公制，而此州乘前已有斯式，旣不勞民，損公任其私射，復何失也。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務之暇，肄藝良辰，亦未言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啟，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尋加威遠將軍，普惠旣爲澄所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旋京之日，裝束藍縷，澄賚絹二十匹，以充行資。還朝，仍羽林監。又澄遭太妃憂，臣寮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正元妃之碑。澄訪於普

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有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各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爲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汪書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祔皆以謚配姓古者婦人從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及王師大舉重征鍾離普惠爲安樂王詮別將長史班師除揚烈將軍相州安北府司馬遷步兵校尉後以本官領河南尹丞世宗崩坐與甄楷等飲酒遊從免官驍騎將軍乃整家有舊訓將營儉葬普惠以爲矯時太甚與整書論之事在刁雍傳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宜特顯叙勅除寧

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爲榮時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爲所生祖母服替與三年博士執意不同詔羣寮會議普惠議曰謹按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替父卒則皆得申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况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輕重顛倒不可之甚者也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爲服替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

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旣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况廣陵北海論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遙乎今旣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碁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碁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

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旣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玉食一方不得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鄭重三返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聞胡家穿墻下墳有磐石乃密表曰臣聞優名寶位王者之所光錫尊君愛親臣子所以慎終必使勲績相伴號秩相可然後能顯揚當時傳徽萬代者矣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寶誕聖后載育至尊母儀四海近樞克惟

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鑾轟深聖上之加
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
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
坤不可並大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明
君臣不可並上伏見詔書以司徒爲太上秦公夫人爲太上秦君
夫人蒙號於前司徒繫之於後尊光之美盛矣竊惟高祖受禪於
獻文皇帝故仰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
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之爲太上恐
乖繫敕之意春秋傳曰葬稱公臣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書曰茲
予大饗于先王介祖其從與饗之司徒位尊屬重必當配饗先朝
稱太上以爲臣以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漢祖創有天下
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晉有小子侯尚曰僭之

於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於帝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
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
之以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
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
故受之以井此尅吉定兆而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
所以垂至戒啟聖情伏願聖后回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停司徒
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畏困上之鑿邀謙光之福則天下幸
甚臣聞見災脩德災變成善此太戊所以興殷彘穀以之自滅況
今卜遷方始當脩革之會愚以爲無上之名不可假之脫譏於千
載恐貽不言之咎且君之於臣比墓三臨之禮也司徒誠爲后父
實人臣也雖子尊不加於父乃天下母以義斷恩不可遂在室之

意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況乃應坤之載承天之重而朔望於司徒之殯晨昏於郊墓之間雖聖思蒸蒸其不虞宜戒離宸極之嚴居疲雲蹕於道路此亦億兆蒼生瞻仰失圖伏願尋載馳之不歸存靜方之光大則草木可繁人靈斯穆臣職忝諫司敢獻狂瞽謹冒上聞不敢宜露乞垂省覽昭臣微款脫得奉謁聖顏曲盡愚衷者死且不朽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王公八座卿尹及五品已上博議其事遣使召普惠與相問答又令侍中元义中常侍賈璨監觀得失任城王澄問普惠曰漢高作帝尊父爲太上皇今聖母臨朝贈父太上公求之故實非爲無準且君舉作則何必循舊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故周臣十亂文母預焉仰思所難竊謂非匹澄曰前代太后亦有稱詔聖母自欲存謙光之義故不稱耳何得以詔令之別而廢嚴父之孝對曰后父太上自昔未有

前代母后豈不欲尊崇其親王何以不遠謨古義而近順今旨未審太后何故謙於稱詔而不謙於太上竊願聖后終其謙光太傅清河王擇曰昔在僭晉褚氏臨朝殷浩遺褚裒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也況太上公而致疑對曰褚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源譏其不恭故有太上之刺本稱其非不記其是不謂殿下以此賜難侍中崔光曰張生表中引晉有小子侯出自鄭注非爲正經對曰雖非正經之文然述正經之旨公好古習禮復固斯難御史中尉元匡因謂崔光曰張表云晉之小子侯以號同稱僭今者太上公名同太上皇比晉小子義似相類但不學不敢辨其是非普惠對曰中丞旣疑其是不正其非豈所望於三獨尚書崔亮曰諫議所見正以太上之號不應施於人臣然周有太公尚父亦兼二名人臣尊重之稱固知非始今日普惠對曰尚父者有德可稱太上者

上中之上名同義異此亦非並亮又曰古者文王武王亦有文子武子然則太上皇太上公亦何嫌其同也普惠對曰文武者德行之迹故迹同則謚同太上者尊極之位豈得通施於臣下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爲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訶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蟲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任城王澄曰諫諍之體各言所見至於用捨固在應時卿向答袁氏聲何太厲普惠對曰所言若是宜見採用所言若非懼有罪及是非須辨非爲苟競澄曰朝廷方開不諱之門以廣忠言之路卿今意在向義何云乃慮罪罰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崇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乂賈璨宣令謂普

惠曰朕向召卿與羣臣對議徃復既終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普惠於是拜今辭還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驛驅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泣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中山莊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職蹇蹇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胡司徒第當面折庭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析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每爲口實普惠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其勞民不堪命上疏曰

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尊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何者聞復高祖舊典所以忻惟新俱可復而不復所以戰違法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故易曰悅以使民忘其勞此之謂也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章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闕易民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

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羣官共竊之愚臣以爲於理未盡何者今宮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材秤量絹布疋有尺丈之盈一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銖之剩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疋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此所以教民以貪者也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譽以亂視聽不聞嫌長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也今若必復綿麻者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絹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俸之數千俸所出以布綿麻亦應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高祖之軌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照布於無

窮則孰不幸甚伏願亮臣恫恫之至下慰蒼生之心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肅宗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臣聞明德卹祀成湯光六百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聞福傳遐世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觀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遨遊於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祗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祿孝悌可以通神

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禮深故諸濬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九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臣學不經遠言多孟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尋別敕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尅日蝕豫敕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調租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勲親之胤所宜收叙書奏肅宗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令曰寧有先皇之詔一翻改普惠僂俛不言令曰卿似欲致諫故以左右有人不肯苦言朕爲卿屏左右卿其盡陳之對曰聖人之養庶物愛之如傷况

今二聖纂承洪緒妻承夫子承父夫父之不可安然仍行豈先帝傳委之本意仰惟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行在後以爲不可者皆追而正之聖上忘先帝之自新不問理之伸屈一皆抑之豈蒼生黎庶所仰望於聖德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國繼絕世滅國絕世竟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故太尉咸陽王冀州刺史京兆王

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沈淪幽壤緬焉弗收豈是興滅繼絕之意乞收葬二王封其子孫愚臣之願太后曰卿言有理朕深戢之當命公卿博議此事及任城王澄薨普惠以吏民之義又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禫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薨啟爲尚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悼澄覽啟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爲約竝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王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曰臣聞乾元以利貞爲大非義則不動皇王以博施爲功非類則不從故能始萬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陛下下獻哲欽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清宴蠕蠕相害於朔垂妖師扇亂於江外此乃封豕長蛇不識王度天將悔其罪所以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樂也宜安民以悅其志恭已

以懷其心而先自勞擾艱難下民與師郊甸之內遠投荒塞之外
救累世之勅敵可謂無名之師諺曰唯亂門之無過愚情未見其
可當是邊將窺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
夫白登之役漢祖親困之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以
爲不可請斬之千載以爲美況今旱酷異常聖慈降膳乃以萬五
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蠕蠕忤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那瓌投命
皇朝撫之可也豈容困疲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虜昔莊公納子糾
以致乾時之敗魯僖以邾國而有懸胃之恥今蠕蠕時亂後王繼立
雖云散亡姦虞難抑脫有井陘之慮楊鈞之肉其可食乎高車蠕
蠕連兵積年饑饉相仍須其自斃小亡大傷然後一舉而并之此
卞氏之高略所以獲兩虎不可不圖之今土山告難簡書相續蓋
亦無能爲也正與今舉相會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不欲使南北

兩疆竝興大衆脫狂狡構間於其間而復事連中國何以寧之今
宰輔專欲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那瓌之
不還負何信義此機之際北師宜停臣言不及義文書所經過不
敢不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二虜自滅之形可以爲殷鑒伏願
輯和萬國以靜四疆混一之期坐而自至矣臣愚昧多違必無可
採匹夫之智願以呈獻表奏詔答曰夫窮鳥歸人尚或興惻况那
瓌嬰禍流離遠來依庇在情在國何容弗矜且納亡興喪有國大
義皇魏堂堂寧廢斯德後王亂亡似當非謬此送彼迎想無拒戰
國義宜表朝筭已決卿深誠厚慮朕用嘉戢但此段機略不獲相
從脫後不逮勿憚匡言時蕭衍義州刺史文僧明舉城歸順楊州
刺史長孫稚遣別駕封壽入城固守衍將裴邃湛僧率衆攻逼詔
普惠爲持節東道行臺攝軍司赴援之軍始度淮而封壽已棄城

單馬而退軍罷還朝蕭衍弟子西封侯正德詐稱降欵朝廷頗事
當迎普惠上疏請赴揚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涼州
刺史石士基行臺元洪超並贓貨被繩以普惠爲右將軍涼州刺
史卽爲西行臺以病辭免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
羣氏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詔普惠以本官爲持節西道行臺
給秦歧涇華雍關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
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
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普惠至南秦停歧涇華雍關東秦六州
兵武召秦州兵武四千人分配四統令送租兵連營接柵相繼而
進運租車驢隨機輪轉別遣中散大夫封答慰喻南秦員外常侍
楊公熙宣勞東益氏民於時南秦秦氏豪吳富聚合兇類所在邀劫
公熙旣至東益州刺史魏子建密與普惠書言公熙舊是蕃國之

亂而諸氏與相見者必有陰私言宜加圖防普惠乃符攝公熙令
赴南秦公熙舉而密遣其從兄山虎與吳富同逆又妄自說鄉里
紛動羣氏託云與崔南秦有隙拒而不赴租達平落吳富等果協
車營實公熙所潛遣也後吳富雖爲左右所殺而徒黨猶盛秦關
所縮武都武階租頗得達東益羣氏先欵順故廣業仇鳩河池三
城粟便得入其應入東益十萬石租皆稽留費盡升斗不至鎮戍
兵武遂致饑虛咸恨普惠經略不廣事訖普惠拜表按劾公熙還
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冤屈普惠上疏曰詩稱文王孫子本枝
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祖
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
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疆大分王罪犯蹙邑者蓋有
之矣未聞父基子構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爲恒典者也故尚書

令臣肇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
藩一千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疎世減之法又以開
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爲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高祖本意
仍被旨可差謬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勲親懷屈幽顯同寃紛訟彌
年莫之能息臣輒遠研旨格深窮其事世變減奪今古無據又尋
詔書稱昔未可采今始列璧疑豈得混一內分久近也故樂良樂
安同蕃異封廣陽安豐屬別戶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戚近
更從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倫級勲親兼樹非世減之大驗
者也博陵襲爵亦在太和之年時不世減以父嘗全食足戶充本
同之始封減從今式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
之內減足之旨乃爲所貢所食耳欲使諸王開國弗專其民賦役
之差貴賤有等蓋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之法王食其半公

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新興得足充本
清淵吏多減戶故始封承襲俱稱所減謂減之以貢食謂食之於
國斯實高祖霈然之詔減實之理聖明自釋求之史帛猶有未盡
時尚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旨又判之以開訓所減之旨可以不
疑於世減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爲世減之
法以王封有親疎之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旨雷同世奪以此
毒天下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樞弼累朝識洞今古
爲尚書之日殷勤執請孜孜於重議被旨不許於此遂停又律罪
例減及先帝之總麻令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律令相違威澤異
品使七廟曾玄不治未恤嫡封則爵祿無窮枝庶則屬內貶絕儀
刑作孚億兆何觀夫一人吁嗟尚曰虧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寃
七廟之孫竝訟其切陳訴之案盈於省曹朝言巷議咸云其苦恐

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九族之義也臣猥忝今任於茲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滅之理請近遵高祖減食之謨遠循百代象賢之誥退由九伐進從九儀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寃滯愚以此爲大者求尋光錫之詔并諸條格所奪所請事事窮審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竝求還復其昔嘗全食足戶充本減從令式者從前則力多於親懿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愚謂祿力竝應依所關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少蕃王粟帛仍本戶邑雖盈之減兩秦既有全食足戶之異故不得同於新封之力耳親恤所哀請依律斷伏惟親尊賢位必功立尊賢以司民可不慎乎親親以牧族其可棄乎如脫蒙允求以旨判爲始其前來吏秩悉年久不追臣又聞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德殷湯所以革夏故能上

令下從風動草偃畏之如雷電敬之如明神是以天子家天下綏萬國若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遷都之構庶方子來汎澤所沾降及陪皂寧有岳牧二千石縣令丞尉治中別駕及諸軍幢受命於朝廷而可不預乎此之班駁雲雨之不平謂是當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以明之仰尋世宗詔書百官普進一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哀授則內外貴賤莫不同澤又覆奏稱爰及陪皂明無不逮自後人率其心紛綸盈庭嫌少誤惑視聽限以汎前更爲年斷六年三年之考以意折之汎前汎後之歲隔而絕之遂使如綸之旨頓於一朝汎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汎三年上第者蒙半階而已汎前汎後合考者隔絕而不得無考者無折而全汎前汎後有考無考竝蒙全汎與否乖違勤舊彌屈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下可不慎歟言之不從無以抑

之遂奏奪牧守外祿全不與汎散官改爲四年之考汎前者八年一階政令不一寃訟惟甚與而復奪其本在茲致使邀駕擊鼓者無理以加其罪誹謗公聽者無辭以抑其言噂嗜所由生慢悖所由起夫琴瑟不調澆而更張善人國之本也其可棄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堯典曰克明俊德呂刑曰何擇非人周官曰官弗必備惟其人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汎則宜溥請遠遵正始元旨近準聖明二汎內外百官悉同一階不以汎前折考不以散任增年則同雲共澍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以權理折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曰一日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汎不可無考守宰之汎旣以追奪則百官之汎不應獨霑溥澤旣收復誰敢怨夫三載之考

興於太和再周之陟通於景明開劇祿力自有加減陪臣以事省降而考則三年朝官旣祿等平曹更四周乃陟考祿參差各稱其枉且一日從軍征戍苦於煩任終年專使決斷重於陪臣恒上若通爲三載之考無汎隔折則各盈其分亦足以近塞羣口遠綏四方日昃求賢猶有所失況不遵擇人之訓唯以停久而進乎自今已後考黜願以三宅革心選進願以三儁居德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斯周道所以佑辟康民敢不敬守臣忝官樞副毗察寃訟寤寐惟省謂宜追正愚固所陳萬無可採出除左將軍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蕭衍前弊別郡異縣之民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縮攝有方羣衆不起民以爲便蕭衍遣將胡廣來寇安陽軍王陳明祖等協白沙鹿城二戍衍又遣定州刺史田超秀由僧

達等竊陷石頭戍徑據安陂城郢州新塘之賊近在州西數十里
普惠前後命將拒戰並破之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
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遊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于四晴請
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為豫州啟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
孝昌元年三月在州卒時年五十八贈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謚曰
宣恭
長子榮儁武定末齊王相府屬
榮儁弟龍子揚州驃騎府長史
史臣曰孫紹關右之士又能指論世務亦其志也張普惠明達典
故彊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

魏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終

魏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魏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魏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鹿念

張熠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晉侍中粲之六世孫祖昇家於
北海父洪各犯顯祖廟諱仕劉義隆為撫軍府中兵參軍早卒淹

好文學有氣尚劉子業輔國府刑獄叅軍事劉或以爲員外郎假龍驤將軍領軍主令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郎時顯祖於仲冬之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竝不納淹上接輿釋遊論顯祖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等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蕭蹟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執之云弔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山庭昭明等言本奉朝念不容改易如此者數四執志不移高祖敕尚書李沖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沖奏遣淹昭明言未解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方謂議出何典行人得失何其異哉昭明言二國交和旣久南北皆須準望齊高帝

崩魏遣李彪通弔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那得苦見要逼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卽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貂璫曜日百寮內外朱服煥然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復何容無以素服閒衣寇之中來責雖高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孝之性侔於有虞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爲非也昭明遂相顧而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希主人裁以弔服使人唯齋袴褶比旣戎服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帽以申國命今爲魏朝所逼違負指授還南之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之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復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旣而高祖

遣李冲問淹昭明所言淹以狀對高祖詔冲曰我所用得人仍敕
送衣帽給昭明等賜淹果食明旦引昭明等人皆令文武盡哀後
正侍郎高祖以淹清貧賜絹百匹十六年蕭蹟遣其散騎常侍庾
華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朝貢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靈臺
以觀雲物高祖敕淹引華等館南矚望行禮事畢還外館賜酒食
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爲利而動豈是大國
善隣之義淹言夫爲王者不拘小節中原有菽工採者獲多豈眷
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王歷事宋朝荷恩積世當應便爾欺奪宗
慶庾華及行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而以手掩目曰
卿何爲不作千禁而作曾肅淹言我捨危效順欲追蹤陳韓何于
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歸國也高祖以淹曾宦江表詔觀是非乃
造肅與語還奏言實時議紛紜猶謂未審高祖曰明日引入我與

語自當知之及鑾輿行幸肅多扈從敕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
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
頑民也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
渡肅知淹寓於青州乃笑而謂淹曰青州間何必無其餘種淹以
肅本隸徐州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
伏馬上掩口而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者聊因戲言遂致辭
溺思寧馳馬奏聞高祖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爲制勝輿
駕至洛肅因侍宴高祖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
往覆卿試重叙之肅言臣前朝歌爲淹所困不謂此事仰聞聽覽
臣爾日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皆大笑高祖又謂肅曰淹能
制卿其才亦不困肅言淹才詞便爲難有聖朝宜應叙進高祖言
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已達人正可顯人之美高祖

曰卿既爲人所屈欲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太優肅言淹既蒙進臣
得屈已伸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乃賜淹龍廐上
馬一疋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高祖以淹家
無行資敕給事力送至洛陽并賜假日與家累相隨行次靈丘屬
蕭鸞遣使敕驛馬徵淹車駕濟淮淹於路左請見高祖竚駕而進
之淹曰蕭鸞悖虐幽明同棄陛下俯應人神按劍江涘然敵不可
小蜂蠱有毒而況國乎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詔曰此前車之轍
得不慎乎淹曰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
下之義高祖曰此是我命耳卿不得爲干咎鉞淹曰昔文王詢於
芻蕘晉文聽輿人之誦臣雖卑賤敢同匹夫高祖優而容之詔賜
絹百匹高祖幸徐州敕淹與閭龍駒等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沂流
還洛軍次礮礪淹以黃河峻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高祖敕淹

曰朕以伯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
而黃河急峻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
知卿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敕賜驂騮馬一疋衣冠一襲除羽林
監領王客令加威遠將軍于時宮殿初構經始務廣兵民運材日
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啟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賞納
之意欲榮淹於衆朝旦在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
水事世宗初司徒彭城王勰曰先帝本有成旨淹有歸國之誠兼
歷官著稱宜加優陟高祖雖崩詔猶在耳乃相聞選曹加淹右軍
領左右都水仍王客令復授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都水王客如
故淹小心畏法典密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毫釐不納乃至衣
食不充遂啟乞外祿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將軍如故還朝病
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謚曰定

子霄字景鸞亦學涉好爲文詠但詞彩不倫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詩賦閒起知音之士共所嗤笑閭巷淺識頌諷成羣乃至大行於世歷治書侍御史而卒

范紹字始孫敦煌龍勒人少而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暮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筭生頗涉經史十六年高祖選爲門下通事令史遷錄事令掌奏文集高祖善之又爲侍中李冲黃門崔光所知出內文奏多以委之高祖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稍遷疆弩將軍積弩將軍公車令加給事中遷羽林監楊州刺史任城王澄請征鍾離敕紹詣壽春共量進止澄曰須兵十萬往還百日渦陽鍾離廣陵廬江欲數道俱進但糧仗軍資須朝廷速遣紹曰計十萬之衆往還百日須糧百日

頃秋以向末方欲徵召兵仗可集恐糧難至有兵無糧何以尅敵願王善思爲社稷深慮澄沈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使還具以狀聞後澄遂征鍾離無功而返尋除長兼奉車都尉轉右都水使者錄事如故丁母憂去職值義陽初復起紹除寧遠將軍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其年冬使還都值朝廷有南討之計發河北數州田兵二萬五千人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入座奏紹爲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又詔紹詣鍾離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形勢英固言必尅紹觀其城隍防守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聞俄而英敗詔以徐豫二境民稀土曠令紹量度處所更立一州紹以譙城形要之所置州爲便遂立南兗入爲主衣都統加中堅將軍轉前軍將軍追賞營田之勤拜遊擊將軍遷龍驤將軍太府少卿都統

如故轉長兼太府卿紹量功節用甄煩就簡凡有賜給千匹以上皆別覆奏然後出之靈太后嘉其用心敕紹每月入見諸有益國利民之事皆令面陳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清慎守法頗得民和值山胡來寇不能擊以此損其聲望復入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景明中羽林監領主書蕭寶寅之降也桃符受詔迎接歷奉車都尉長水校尉遊擊將軍正始中除征虜將軍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世宗謂之曰楊子雲爲黃門頗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世宗頗詔桃符爲使慰諭之桃符還具稱益宗旣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世宗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後

軍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蠻左爲民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年五十一贈後將軍洛州刺史子景均殿中侍御史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幼而好學有器幹及長腰帶十圍鬚髯甚美舉孝廉入京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爲高祖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高祖謂黃門侍郎邢巒曰道斌是段之舉便異儕流矣世宗卽位遷謁者僕射轉步兵校尉廣武將軍領中書舍人出爲武邑太守時冀州新經元愉逆亂之後加以連年災儉道斌頗爲表請蠲其租賦百姓賴之罷郡還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又以本將軍出爲恒農太守遷岐州刺史所在有清治之稱正光四年卒於州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改贈濟州謚曰康道斌在恒農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

後民故追思之乃復畫道斌形於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
子士長武定中碭郡太守卒

董紹字興遠新蔡銅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歷
殿中侍御史國子助教積射將軍兼中書舍人辯於對問爲世宗
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至上蔡爲賊所襲囚
送江東仍被鎖禁蕭衍領軍將軍呂僧珍斃與紹言便相器重衍
聞之遣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對曰老
母在洛無復方寸旣奉恩貸實若更生衍又遣主書霍靈超謂紹
曰今放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對曰通好息
民乃兩國之事旣蒙命及輒當聞奏本朝衍賜紹衣物引入見之
令其舍人周捨慰勞并稱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與
魏朝通好比亦有書都無報旨卿宜備申此意故遣傳詔周靈秀

送卿

五國運有嘉問又令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令者獲卿

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則亂故須立君以治天下不以天下
養一人凡在民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
中見歸先是詔有司以所獲衍將齊荷兒等十人欲以換紹事在
司馬悅傳及紹還世宗愍之永平中除給事中仍兼舍人紹雖陳
說和計朝廷不許久之加輕車將軍正舍人又除步兵校尉肅宗
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賜帛八十匹又除龍驤將軍中散大
夫舍人如故加冠軍將軍出除右將軍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
得民情蕭衍將軍曹義宗王玄真等寇荊州據順陽馬圈裴衍王
熊討之旣復順陽進圍馬圈城堅裴三糧少紹上書言其必敗未
幾裴衍等果失利順陽復爲義宗所據紹有氣病啟求解州詔不
許蕭寶夤反於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賸巴三千生噉

蜀子肅宗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曰此是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速行又加平西將軍以拒寶賈之功賞新蔡縣開國男食邑二千戶永安中代還於是除安西將軍梁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兼尚書為山南行臺頗有清稱前廢帝以元孚代之紹至長安時余朱天光為關右大行臺啟紹為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又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光赴洛留紹於後天光敗賀拔嶽復請紹為其開府諮議參軍永熙中加車騎將軍嶽後攜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後為宇文黑獺所殺

子敏永安中為太尉西閣祭酒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其世父僧集官至東清河西平

原二郡太守贈濟州刺史元興少有操尚隨僧集在平原因就中山張吾貴常山房虬學通禮傳頗有文才年二十三還鄉教授常數百人領察孝廉對策高第又舉秀才時御史中尉王顯有權寵元興奏記於顯召為檢校御史尋轉殿中除奉朝請三使高麗江陽王繼為司徒元興為記室參軍遂為元義所知義秉朝政引元興為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元興居其腹心預聞時事卑身剋己人無恨焉家數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饑飽曾無吝色時人歎尚之及太保崔光臨薨薦元興為侍讀尚書賈思伯為侍講授肅宗杜氏春秋於式乾殿元興常為擿句儒者榮之及義欲解領軍以訪元興元興曰未知公意如何耳義曰卿謂吾欲反也元興不敢言因勸之又既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為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艸生碧池無根綠水上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丞相高

陽王雍召爲兼屬未幾去任還鄉僕射元羅爲東道大使以元興爲本郡太守尋徵赴闕以母憂還家頻值鄉亂數爲監軍元興多所賞罰鄉黨頗以此憾焉上黨王天穆之討邢杲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元顥入洛復爲平北將軍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莊帝還宮天穆以爲太宰諮議參軍加征虜將軍普泰初安東將軍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征東將軍齊州刺史文集百餘篇元興世寒因元乂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非倫高祖時有譙郡曹道頗涉經史有幹用舉孝廉太和中東宮主書門下錄事景明中尚書都令史領主書後轉中書舍人行使每稱旨出除東郡太守卒贈儀同三司又有北海曹昇亦以學識清立見知歷治書侍御史永安中黃門郎散騎常侍出帝世國子祭酒不營家產至以餒卒於鄴時人傷歎之又齊郡曹昂有學識

舉秀才永安中太學博士兼尚書郎而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練時人鄙其矯詐

鹿念字永吉濟陰人父生在良吏傳念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太師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疫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念覺問得禾之處從者以告念大忿卽停船上岸至取禾處以練三丈置禾束下而返初爲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弦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弦響絕子直少有令問念欲其善終故以諷焉母憂去職服闋仍卒任子直出鎮梁州念隨之州州有兵糧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念獨不取子直彊之終不從命莊帝爲御史中尉念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或軍時蕭衍遣其豫章王

綜據徐州綜密信通或云欲歸款綜時爲蕭衍愛子衆議咸謂不然或募人入報驗其虛實念遂請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也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雋胡龍牙並總彊兵內外嚴固念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爲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念答曰兵交使在自昔通言我爲臨淮王所使須有交易兵潤遂先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念被執語景雋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其虛實且遣左右爲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一深室詭爲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衍追還綜又遣腹心梁詒迎念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引念入城詣龍牙所時日已暮龍牙列仗舉火引念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念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

爭得死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雋任所停念在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星月甚明有綜軍主姜桃來與念語曰君年已長宿又充今使良有所達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物有道乃舉手上指今歲星在斗斗吳之分野君何爲不歸梁國我令君富貴念答曰君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法僧者吾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尅之君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遊有識不許言未及盡引入見景雋景雋曰元中山雖曰相喚不懼而來何也答曰昔楚伐吳吳遣蹇由勞師今者此行略同於彼又曰遊歷多年與卿先經相識乃叙由緣景雋便記引念同坐謂念曰卿不爲刺客也答曰今者爲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爲設飯食雜果念彊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士哉乃引向元略

所一人引入戶內指牀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念曰中山有教與君相聞念遂起立使人謂念曰君但坐念曰家國王子豈有坐聽教命使人曰頓首君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聞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念曰且奉音旨冒險祇赴不得瞻見內懷反側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勗景傳司馬楊驃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念云秦隴既平三方靜晏今有高車白眼羌蜀五十萬齊王陳留崔延伯李叔仁等分為三道徑趣江西安樂王鑿李神領冀相齊濟青光羽林十萬直向琅邪南出諸人相謂曰詎非華辭也念曰可驗崇朝何華之有日晏令還景雋送念上戲馬臺北望城壘曰何此城之固良非彼軍士所能圖擬卿可語二王回師改計念曰金墉湯池衝甲彌巧貴守以人何論險害還軍於路與梁話誓盟契約既固未旬綜果降詔曰日者法僧父子頑固自天長

惡不已竊城外叛賊此亂階遂使彭宋各藩讎為賊有雖宗臣名將揮戈於泗濱虎士雄卒竦劍於汴渚然高墉峻堞非可易登廣浹深隍實為難踐是用日昃忘食中宵憤惋者也而衍都督豫章王蕭綜體運知機欲歸有道潛遣密信送款於都督臨淮王于時事同夜光不按劍殿中侍御史監軍鹿念不憚虎口視險若夷便能占募入驗虛實誓盟既固所圖遂果返地復城息我兵甲亦是念之力焉若不酬以榮祿何以勸厲將來可封定陶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出為青州彭城王劭府長兼司馬尋解長兼廣川人劉鈞東清河人房須反劭遣念監州軍討之戰於商山頗有所捷將統皆劭左右擅增首級妄請賞帛念面執不與劭弗從念勃然作色曰竭志立言為王為國豈念家事不辭而出劭追而謝焉竊勲者放言尊嗜欲加私害念聞而笑之不以

介意先是蕭衍遣將彭羣王辯率衆七萬圍逼琅邪自春及秋官軍不至而西青士馬裁可萬餘師次鄆城久而未進劭乃遣念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竝監勒諸將徑赴賊壘大破之斬羣首俘馘二千餘級肅宗嘉之璽書勞問永安中入爲左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又以前賞念入徐之功未盡增邑二百戶進爵爲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室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莊帝嘉其清素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民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賊衆屯柵曲術詔念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文欣黨重以購之文欣同逆人韓端正斬文欣送首魁帥同死者十二人詔書褒慰還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尋詔爲使持節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至東郡值介朱仲遠自西兗向滑臺詔與

都督智拔勝等拒仲遠軍敗還京普泰中加征東將軍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兼度支尚書河北五州和糴大使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榮陽民鄭榮業等聚衆反圍逼州城念不能固守遂以城降榮業送念於關西

張熠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漢侍中衡是其十世祖熠自奉朝請爲揚州車騎府錄事參軍入除步兵校尉永寧中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熠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久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後爲別將隨長孫稚西征轉平西將軍太中大夫爲關西都督以功封長平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永安初除平西將軍岐州刺史假安西將軍尋加撫軍將軍矜恤貧弱爲民所愛代還值元顥入洛仍令復州熠遂私還莊帝還宮出除鎮南將軍東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征蠻大都督轉荆

州刺史值余朱兆入洛不行普泰中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平
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宮殿毀
撤送都連窳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木
耗損有闕經構熠清貞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為大將詔從之
熠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衛大將軍宮殿成以本將
軍除東徐州刺史三年卒於州時年六十贈驃騎大將軍司空公
兗州刺史謚曰懿
子孝直武定末司空騎兵參軍
史臣曰成淹等身遭際會俱得效其所能以至於顯達苟曰非才
亦何可以致

魏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終

魏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魏書卷八十

列傳第六十八

魏書卷八十
列傳第六十八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賈顯度

樊子鵠

賀拔勝

侯莫陳悅

侯淵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祖就字祖成卒於沛縣令父惠字僧生
行太原太守卒永安中瑞貴達就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惠贈使

持節冠軍將軍恒州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孝昌末余朱榮引爲其府戶曹參軍又爲大行臺郎中甚爲榮所親任建義初除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爲腹心之寄錄前後勅封陽邑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未幾又除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黃門如故丁父憂去官詔起復任除青州大中正及元顥內逼瑞啟勸北幸乃從駕於河陽除侍中征南將軍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戶莊帝還洛加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又改封樂陵郡開國公仍侍中瑞雖爲余朱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莊帝亦賞遇之曾謂侍臣曰爲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瑞啟乞三從之內並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爲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

乞移屬焉尋加車騎將軍余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既而以莊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並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執其手曰社稷忠臣當須如此余朱天光擁衆關右帝欲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爲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既達長安會余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性多忌且以前日乖異忿恨更甚普泰元年七月遂誅之時年四十九太昌初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穆

子孟胤襲封齊受禪例降

瑞弟珍字多寶太尉上黨王天穆錄事參軍卒

珍弟騰字神龍建義初爲龍驤將軍大都督司馬又封涇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累遷中軍將軍光祿大夫與瑞同遇害太昌初

贈滄州刺史

騰弟慶賓卒於光祿大夫

子清武定末齊王開府中兵參軍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爲酋帥曾祖鑰石世祖末從駕至瓜步
賜爵臨江伯父億彌襲祖爵高祖時越騎校尉延慶少便弓馬有
膽力正光末除直後隸大都督李崇北伐後隨尔朱榮入洛仍從
榮討葛榮於相州延慶世隆姊婿也榮親遇之葛榮既擒除使持
節撫軍將軍光祿大夫假鎮東將軍都督西部第一領民酋長封
永寧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永安二年以本將軍除恒州刺史普
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
驃騎軍開府餘如故尋除都督恒雲燕朔四州諸軍事大都
督兼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開國公邑五百戶時幽州刺

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遂舉兵唱義諸州豪右咸相結附靈助進
屯於定州之安固世隆曰前廢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淵於定州
相會以討靈助淵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
未易可圖若萬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
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
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
計者正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
可一往而擒淵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
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仍兼尚書左僕射爲恒雲燕朔
四州行臺又除使持節侍中都督恒雲燕朔定五州諸軍事定州
刺史餘如故與尔朱兆等拒義旗於韓陵戰敗延慶與尔朱仲遠
走渡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獻武王王與之入洛仍從王於

并州後赴洛出帝以爲中軍大都督延慶既余朱親昵又黨於權佞出帝之西齊獻武王入洛以罪誅之

延慶兄子平武定末儀同三司右衛將軍廩陶縣開國侯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父敦肅宗時爲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民不安椿乃將家投尔朱榮榮以椿兼其都督府鎧曹參軍從榮征伐有功表授厲威將軍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及肅宗崩椿從榮入洛莊帝初封陽曲縣開國公食邑千戶遷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司馬尋除尔朱榮大將軍府司馬從平葛榮以功除上黨太守及元顥入洛椿隨榮奉迎莊帝遂從攻顥顥敗遷安北將軍建州刺史改封深澤縣轉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征東將軍東徐州刺史及尔朱榮死椿甚憂懼時蕭衍以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

聞大喜遂率所部棄州歸悅授椿使持節侍中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開國公邑萬戶又爲大行臺前驅都督會尔朱兆入洛椿復率所部背悅歸兆尔朱世隆之立前廢帝也椿參其謀以定策功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京畿北面大都督改封城陽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并前一千五百戶尋加開府時椿父敦先在秀容忽有傳敦死問請減已階以贈之自襄城將軍超贈車騎將軍恒州刺史尋知其父猶在詔復椿官仍除其父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世隆之厚椿也如此椿與尔朱度律仲遠等北拒齊獻武王次陽平會尔朱兆與度律等相疑遁還語在兆傳椿後復與度律等同拒義旗敗於韓陵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尔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尔朱部曲盡殺之令長孫稚賈

顯智等率數百騎襲余朱世隆彥伯兄弟斬於閭闔門外椿入洛
懸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椿曰汝與余朱約爲兄弟今
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乎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
律天光送於齊獻武王出帝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初獻武王之入
洛頓於邙山余朱仲遠帳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而至獻武
王責寧等曰汝自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
徐爲逆汝爲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背之於臣節則不忠論事人
則無信犬馬尚識恩養汝今犬馬之不如遂斬之椿自以數爲反
覆見寧等之死意常不安遂密構間勸出帝置閣內都督部曲又
增武直人數自直閣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者以充之又
說帝數出遊幸號令部曲別爲行陳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
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獻武王

帝從之遂陳兵城西北接邙山南至洛水帝詰旦戎服與椿臨閱
焉獻武王以椿亂政欲誅之椿譖說旣行因此遂相恐動出帝勒
兵河橋令椿爲前軍營於邙山北尋遣椿率步騎數千鎮虎牢椿
弟豫州刺史元壽與都督賈顯智守滑臺獻武王令相州刺史竇
泰擊破之椿懼已不免復啟出帝假說遊聲以劫協帝信之遂入
關椿亦西走長安椿狡滑多事奸亂樂禍于時國朝野莫不讎疾之
元壽尋爲部下所殺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
初爲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爲賊攻圍顯度拒守
多時以賊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鎮民浮河而下旣達秀容爲余
朱榮所留尋表授直閣將軍左中郎將建義初除汲郡太守假平
東將軍隨余朱榮破葛榮又除撫軍將軍光祿大夫都督封石艾

縣開國公邑一千戶從上黨王天穆破邢杲值元顥入洛仍與天穆渡河赴行宮於河內顥平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假鎮南將軍轉南兗州刺史余朱榮之死也顯度情不自安南奔蕭衍衍厚待之普泰初還朝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又行濟州事復隨余朱度律等北拒義旗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顯智等率眾先據河橋誅余朱氏出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未幾以本官行徐州刺史東道大行臺永熙三年五月轉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歿於關中

弟智字顯智少有膽決孝昌中告毛謐等逆靈太后嘉之除伏波將軍冗從僕射領直齋蕭衍將夏侯夔攻郢州以智為龍驤將軍別將討之至則夔退智仍入城及刺史元顯達以城降於蕭衍智勒城人不欲叛者與顯達交戰相率歸闕後為都督隸太宰上黨

王天穆征邢杲臨陳流矢中胸仍戰不已元顥入洛仍隨天穆渡河朝莊帝於河內與余朱兆同先渡河破顥軍以勲除持節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義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假衛將軍與行臺樊子鵠討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增邑三百戶尋行東中郎將加散騎常侍及余朱仲遠為徐州刺史智隸仲遠赴彭城余朱榮之死也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遂擁部下出清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莊帝聞而善之除右光祿大夫武衛將軍進爵為侯增邑二百戶通前一千因鎮徐州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為世隆所厚世隆為解喻得全時趙脩巡起逆荊州蕭衍遣兵接援世隆欲令智以功自效遣智討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假驃騎大將軍荊州大都督進爵為公將發會荊州斬送脩巡首不行又

從余朱度律北拒義旗合余朱兆於陽平兆與度律自相疑阻退還除驃騎大將軍後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兄顯度斛斯椿謀誅余朱氏椿顯度據守北中令智等入京擒世隆兄弟出帝初除散騎常侍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爲民害出帝徵還京師尋加授侍中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率衆達東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爲相州刺史竇泰所破還洛天平初赴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時年四十五

子羅侯祕書郎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其先荊州蠻酋被遷於代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顯乃贈征虜將軍荊州刺史子鵠值北鎮擾亂南至并州余朱榮引爲都督府倉曹叅軍孝昌三年冬榮使子鵠詣京師靈太后見之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

齋封南和縣開國子邑三百戶令還赴榮榮以爲行臺郎中行上黨郡及榮向洛以爲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東正平軍事行唐州事刺史崔元珍閉門拒守子鵠攻尅之建義初拜平北將軍晉州刺史封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又兼尚書行臺治有威信山胡率服元顥入洛薛脩義及降蜀陳雙熾等受顥處分率衆攻州城子鵠出與戰大破之又破脩義等於土門以功拜撫軍將軍尋徵授都官尚書西荊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爲行臺督賈智等討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還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南陽郡開國公增戶六百尚書如故仍假驃騎大將軍率所部爲都督時余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除散騎常侍本將軍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勒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以此獲安及

八十一
小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欲與同趣京師子鵠不從以母
在晉陽啟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假驃
騎大將軍都督二豫郢三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二豫郢潁四
州行臺子鵠到相州又敕賚絹五百匹行達汲郡聞小朱兆入洛
乃渡河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之
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及紇豆陵步藩起以子鵠爲都督徵發糧
仗元暉以爲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隨暉向洛普泰初仍除
舊任及趙脩延叛於荊州詔子鵠通三鵠道而還遭母憂去職前
廢帝聞其在洛無宅凶費不周賚絹四百匹粟五百石以本官起
之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
小朱仲遠仲遠已奔蕭衍收其兵馬甲仗時蕭衍遣元樹入寇陷據
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屯兵梁國欲來逆戰見子鵠軍盛夜退

還譙子鵠引兵追躡樹又背城爲陳子鵠勒兵直趣城下縱騎衝
突樹衆大敗奔入城門城門隘塞多自殺害於是斬千餘級獲馬
數百匹大收鎧仗遂圍城加儀同三司樹勒兵出戰輒被摧衄遂
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鵠恐蕭衍遣救乃分兵擊衍苞州然州宕州
大澗蒙縣等五城並望風逃散樹既無外援計無所出子鵠又令
人說之樹遂請率衆歸南以地還國子鵠等許之共結盟約及樹
衆半出子鵠中擊破之擒樹及衍譙州刺史朱文開俘馘甚多班
師出帝賚馬匹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
府典選初青州人耿翔聚衆反亡奔蕭衍資其兵偷據膠州除
子鵠使持節侍中青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雋討之師達青州翔
拔城奔走在軍遇病詔遣醫給藥仍除兗州刺史餘官如故便道
之州子鵠先遣腹心緣歷民間採察得失及入境太山太守彭穆

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悚及出帝入關子鵠據城爲逆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徐州人劉粹各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遣儀同三司婁昭等率衆討之子鵠先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鎮東平郡昭攻陷之仍引兵圍子鵠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靜帝欲招慰下之遣散騎常侍陸琛兼黃門郎張景徵齋墾書勞子鵠而大野拔因與相見左右斬子鵠以降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祖尙逗選充北防家於武川以窺覘蠕蠕兼有戰功顯祖賜爵龍城男爲本鎮軍主父度拔襲爵正光末沃野人破落汗拔陵聚衆反度拔與三子鄉中豪勇援懷朔鎮殺賊王衛可瓌度拔尋爲賊所害孝昌中追贈安遠將軍肆州刺史度拔之死也勝與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淵勝便弓馬有武幹淵厚待之表爲彊弩將軍充帳內軍主恒州陷歸尙朱榮轉

積射將軍爲別將又兼都督及榮入洛以預義之勳封易陽縣開國伯邑四百戶除直閣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大夫進號安南將軍尋除撫軍將軍爲大都督出井陘鎮中山元顥入洛勝從東路率騎三百赴行宮於河梁榮命勝與尙朱兆先渡破擒顥息冠受及顥大都督陳思保莊帝還宮以功增邑六百戶復加通直散騎常侍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改封真定縣開國公尋除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尙朱榮之死也勝與田怙等奔走榮第於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怙等議卽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旣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等衆旅不多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爲他計怙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遂不從莊帝甚嘉之仲遠逼東郡詔勝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爲東征都督率衆會鄭先護以討之爲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勝

與交戰不利乃降之普泰初除右衛將軍進號車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共余朱仲遠度律北拒義旗相與奔退事在余朱兆傳後俱敗於韓陵勝因降齊獻武王太昌初拜領軍將軍餘官如故又除侍中出帝既納斛斯椿等讒間之說將謀齊獻武王以勝弟岳擁眾關西仍欲廣為勢援除勝使持節侍中都督三荆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荊州刺史勝將圖襄陽攻蕭衍下廷成尅之擒其戍主尹道玩戍副庫義又使人誘動蠻王問道期道期率種起義衍雍州刺史蕭續遣軍擊道期爲道期所敗漢南大駭勝又遣軍攻均口擒衍將莊思延又攻馮翊安定沔陽鄱陽城並平之續遣將柳仲禮於穀城拒守勝攻之不尅乃班師沔北盪爲丘墟矣衍書敕續云賀拔勝北間驍將汝宜慎之勿與爭鋒其見憚如此進爵琅邪郡公出帝末詔勝

統眾北赴京師軍次汝水出帝入關勝率所部欲從武關趣長安行至祈陽聞齊獻武王平潼關擒毛鴻賓勝懼復走荊州城人閉門不納時獻武王已遣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討之勝戰敗爲流矢所中乃率左右五百餘騎奔蕭衍明年從間道投寶炬勝好行小數志大膽薄周章南北終無所成致歿於賊中

勝兄可泥永熙中太尉公封燕郡王

勝弟岳字阿斗泥初爲太學生長以弓馬爲事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二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眾大駭後歸恒州廣陽王淵以爲帳內軍主表爲彊弩將軍州陷投余朱榮榮以爲別將進爲都督永安初除安北將軍光祿大夫武衛將軍賜爵樊城鄉男坐事失官爵二年詔並復之尋除使持節假衛將軍西道都督隸余朱天光爲左廂大都督討万俟醜奴天光先

知岳喜得同行每事論訪尋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餘如故岳屆
長安榮遣岳續至時方俟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向武功南
渡渭水攻圍趣柵天光遣岳率騎一千馳往赴救菩薩攻柵已尅
還向岐州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水擒賊令殺掠其民以挑菩薩
菩薩果率步騎二萬餘人至渭水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
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疆盛往復數返菩薩乃自僑令省事
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恃水應答不
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此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
分置精騎四五十以爲一所隨地形便駱驛置之明日自將百
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驛騎隨岳而集
騎旣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便至淺可濟岳便馳馬
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

十餘里依橫岡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繼至半渡
岡東岳乃回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
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
渡渭北降步兵萬餘收其輜重其有土民普皆勞遣醜奴尋棄岐
州北走安定其後破侯伏侯元進降侯機長貴擒醜奴蕭寶夤王
慶雲方俟道洛走宿勤明達事在余朱天光傳天光雖爲元帥而
岳功效居多加車騎將軍增邑二千戶進封樊城縣開國伯尋詔
岳都督涇北豳二夏四州諸軍事本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爲公改
封清水郡公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元曄立除驃騎大將軍增
邑五百戶餘如故普泰初都督二岐東秦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
岐州刺史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仍詔開府俄兼尚書左僕射隴
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民不順岳助侯莫陳悅所在

討平二年加岳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華諸軍事雍州刺史關西
行臺餘如故及朱天光率眾赴洛將抗齊獻武王岳與侯莫陳
悅下隴赴雍以應義旗永熙初仍開府兼僕射大行臺雍州刺史
增邑千戶二年詔岳都督雍華北華東雍二岐幽四梁二益巴二
夏蔚寧南益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督岳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
步趣涇州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使諸軍士田殖涇州身將壯勇
託以牧馬於原北招方侯受洛干等并遠近州鎮聚結者靈州刺
史曹泥身詣岳軍請代岳以前洛州刺史元季海為州彼民不促
擊破季海部下獨聽季海關五年正月岳召侯莫陳悅會於高平
將討之令悅前驅北趣靈州聞渴波隘中河水未解將往趣之岳
既總大眾據制關右憑疆僑恣有不臣之心齊獻武王惡其專擅
令悅圖之悅素服威略既承密旨便潛為計時岳遣悅先行悅乃

通夜東進達明晦日岳行軍前與悅相見悅誘岳入營坐論兵事
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悅女夫元洪景抽刀斬岳後岳部下收岳
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六月贈大將軍太保錄尚書事都督刺史
開國並如故

侯莫陳悅代郡人也父婆羅門為駝牛都尉故悅長於河西好田
獵便騎射會牧子逆亂遂歸朱榮榮引為都督府長流參軍稍
遷大都督莊帝初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栢人縣開國侯
邑五百戶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為天光右廂大都督本官
如故西伐尅復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勞效以本將軍除鄯州刺
史餘如故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暉立除車騎大將軍渭
州刺史進爵為公改封白水郡增邑五百戶及天光向洛使悅行
華州事普泰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

將抗義旗悅與岳下隴以應齊獻武王至雍州會介朱覆敗永熙
初加開府都督隴右諸軍事仍秦州刺史永熙三年正月岳召悅
共討靈州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云我別稟意旨
止在一人諸君勿怖衆皆畏服無敢拒違悅心猶豫不卽撫納乃還
入隴止永洛城岳之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圖悅遣追夏州刺史宇
文黑獺黑獺至遂總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
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設陳候戰黑獺至遙望見
悅欲待明日決鬪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
黑獺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駝云儀固有敎欲
還秦州守以拒賊令軍人嚴備景和復給悅帳下云儀同欲還秦
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爲實以次相驚人情惶惑不可復止皆散
走而趣秦州景和先驅至城據門以慰輯之悅部衆離散猜畏傍

人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迸走
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
之後恐有人所見乃於山中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向靈州中
路追騎將及望見之遂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擒殺唯先謀殺
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神情
恍惚不復如常恒言我僅睡卽夢見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我不
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侯淵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肅宗末年六鎮饑亂淵隨杜洛
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余朱榮路中遇寇身披苦褐榮
賜其衣帽厚待之以淵爲中軍副都督常從征伐屢有戰功孝莊
卽位除領左右封厭次縣開國子邑四百戶後從榮討葛榮於滏
口戰功尤多榮啟淵爲驃騎將軍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

長等有衆數萬屯據薊城余朱榮令淵與賀拔勝討之會元顥入洛榮徵勝南赴大軍留淵獨鎮中山及莊帝還宮榮令淵進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擊此賊故當不足定也止給騎七百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率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旣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也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集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遁走追擒之以勲進爵爲侯增邑八百戶尋詔淵以本將軍爲平州刺史大都督仍鎮范陽及余朱榮之死也范陽太守盧文偉誘淵出獵閉門拒之淵率部曲屯於郡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

王貴平爲大使慰勞燕薊淵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淵所敗會元暉立淵欲歸之常山太守甄楷屯據井徑淵又擊破之暉乃授淵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開國公邑一千戶前廢帝立仍加開府餘如故幽州刺史劉靈助舉義兵屯於安國城淵與叱列延慶等破擒之後隨余朱兆拒義旗於廣阿兆旣敗走淵降齊獻武王後從王破余朱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史餘如故出帝末淵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密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間使通誠於獻武王及出帝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旣除齊州刺史次於城西淵擁部據城不時迎納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淵爭門不尅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爲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齊獻武王又遣淵書曰卿勿以部

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唯利是從齊州城民尚能迎汝陽王
青州之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但當勉之淵乃復還遲始歸其部
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淵進襲高陽郡尅之置部曲
家累於城中身率輕騎遊掠於外貴平使其長子率衆攻高陽南
青州刺史茹懷朗遣兵助之時青州城人餽糧者首尾相繼淵親
率騎夜趣青州詐餽糧人曰臺軍已至殺戮都盡我是世子下人
今已走還城汝何爲復去也人信其言棄糧奔走比曉復謂行人
曰臺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始到此頗知侯公竟在何處
城人兇懼遂執貴平出降淵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
京師欲明不同於斛斯椿也及子鵠平詔以封延之爲青州刺史
淵旣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川遂劫光州庫兵反遣騎詣平
原執前膠州刺史賈璐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詔以惑
人情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淵率騎奔蕭衍途中亡散行
達南青州南境爲膏粱者斬之傳首京師家口配沒

史臣曰朱瑞以背本向義責不見原延慶黨舊違順常刑所及斛
斯椿姦佞爲心讒忒自口取譬蒼蠅交亂四國投於豺虎天實棄
之賈智侯淵反覆取斃破胡器小謀大終於顛蹶子鵠迷機寡筭
竟以殲滅岳負力無謀制以一劍悅果行慮淺死不旋足觀其亡
滅自取之也

魏書卷八十 列傳第六十八終

魏書卷八十
列傳第六十八終

魏書卷八十

五

